

思勉文库

# 戴家祥学术文集



戴家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勉文库

---

# 戴家祥学术文集

戴家祥 著

李新城 陈婷珠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家祥学术文集/戴家祥著;李新城,陈婷珠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思勉文库/杨国荣主编)

ISBN 978-7-208-10759-5

I. ①戴… II. ①戴… ②李… ③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544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 思勉文库 •

**戴家祥学术文集**

戴家祥 著

李新城 陈婷珠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75 插页 4 字数 360,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759-5/K · 1885

定价 48.00 元

# 总 序

杨国荣

“思勉文库”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部分著名学者的著作选辑，文库的选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 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堃、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贯通中西之学，等等。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文库中的著作跨越了 20 世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它们融入于学界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看，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在近代以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的、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后，情况有所改变，西学的东渐以及中学对此所作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随着西学的东渐及中西之学的相遇，西学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20 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收入文库的著作，也体现了类似的视域，其中凝结的研究成果，则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在宽泛的意义上,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呈现为二重形态:它既以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为其表现形式,又体现于具有内在思想关联的逻辑脉络之中。逻辑脉络中的历史展示的主要是学术思想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则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史上各种体系之间的先后发生、前后相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把握。当然,逻辑脉络中的历史与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互不相关,事实上,二者是同一思想演化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

与学术思想史的以上区分相应,从研究方式上看,可以区分两种进路,其一侧重于历史考察,其二则更多地指向理论的阐释。理论的阐释主要以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出发点,侧重于提示思想衍化的内在脉络。作为研究方式,理论的阐释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特定的思想系统而言,理论的阐释主要在于提示、把握一种学说系统的主导原则与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这个主导的观念和其他相关论点之间的关系。在考察、梳理具体的思想系统时,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侧重于把某一思想系统的多方面的内容归属主导的原则,或者说,将一种体系的不同内容纳入其主导脉络或主导原则。以理论的阐释为方式,体系中的多重思想趋向,往往被置于同一主导原则或宗旨下加以理解:体系之中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每每被视为主导原则的体现或逻辑展开。从不同的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更多地侧重于提示各个体系之间内在的共同趋向、思想脉络、逻辑关系,等等。

与理论的阐释相对的是历史考察的方式。历史考察以思想史上具体的思想情景作为出发点,更多地关注一个思想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包括思想可能具有的内在张力。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方面性、多重性的同时,历史考察进一步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如果存在内在张力,则具体考察这种张力对体系的内在影响以及它形成的内在根源,等等。同时,它又更为关注思想发生的历史背景,注重考察一种具体的学说系统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此外,它也要注意从经验的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因素,包括生活处境等对思想家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质言之,历史考察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将思想体系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的思想史情境)中,由此再现其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对这种具体性、多样



性和丰富性形成的根源给予历史的解释。

从学术思想史研究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和历史考察的方式缺一不可,如果忽视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仅仅专注于历史考察,往往会使思想史研究流于对一些枝节的琐碎关注,把注意之点主要放在那些思想史上的个别、特殊的细节,而难以真正把握思想演化过程所具有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与脉络,这样的思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容易变成材料的罗列或单纯的语境分析。反之,如果仅仅关注理论的阐释的方式,而忽视历史考察的方式,思想史研究往往会忽略思想演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将思想史化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略去思想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框架。

进而言之,历史考察与理论阐释之间关系,同时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思考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学者,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学术思想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叙述之上;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不难看到,在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阐述以及理论的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过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有所侧重不能理解为彼此划界,史与思无法截然分离。

收入“思勉文库”的著作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衍化与逻辑脉络的统一。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历史的深沉,也不难领略思想的睿智。在学术进路上,文库中的著作固然存在不同侧重:一些主要以历史源流的疏通为指向,另一些则更多地关注于理论的阐释或理论的构建,但这种不同的侧重,又基于史与思的统一这一共同的基础。要而言之,以“学无中西”、“史”“思”的统一为视域,文库中的学术著作既展示了富有个性的理论品格,又蕴含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意义,由此,它们也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印记。

2011年7月28日

# 目 录

## 金文大字典选

### 学 术 专 论

|                |     |
|----------------|-----|
| 商周字例自序         | 182 |
| 商周字例例证篇 重复例第六  | 186 |
| 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 196 |
| 商代的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   | 202 |
| 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 | 211 |

### 金 文 考 释

|                 |     |
|-----------------|-----|
| 辨字小记            | 226 |
| 释千              | 230 |
| 释百——申《说文》义      | 232 |
| 释甫              | 234 |
| 附:《西都圃田志疑》      | 248 |
| 释皂              | 252 |
| 𠂔字说             | 257 |
| 虔字说——商周字例互易例附录  | 260 |
| 哭字说——节录《毛公鼎铭训传》 | 262 |
| 𠂔字说             | 265 |
| 兮伯吉父盘铭考释        | 268 |
| 墙盘铭文通释          | 274 |
| “社”“杜”“土”古本一字考  | 302 |
| 卜辞金文“𠂔日”考       | 307 |
| 金文𠂔字说           | 309 |



|               |     |
|---------------|-----|
| 记瑞安孙氏两青铜器及其考释 | 312 |
| 叔皮父殷铭考释       | 317 |
| 附:释牢          | 318 |

## 书评序跋

|              |     |
|--------------|-----|
| 《金文编》书后      | 322 |
| 评《古代铭刻汇考》    | 324 |
| 评《高昌陶集》      | 326 |
| 评《龟甲文字概论》    | 328 |
| 书《孙诒让年谱》后    | 329 |
| 评《甲骨学文字编》    | 332 |
| 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 334 |
| 评《楚器图释》      | 339 |
| 评《桑弘羊年谱》     | 342 |
| 书薛尚功摹岐阳石鼓文后  | 348 |
| 斟点《名原》书后     | 350 |
| 《古籀余论》跋      | 355 |
| 《简明金文词典》序    | 358 |
| 《金文大字典》序     | 362 |
| 《戴家祥学述》自序    | 372 |

## 金文大字典选

## 一、释七

《说文》十四：“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阳从中袞出也。”按许慎以阴阳解释序数字，不符合字的本义。静安先生谓序数字又各含有特殊的意义。甲骨文、金文的“七”，均由两枝交加而成。“十”字形像树上划两道缺痕，让胶漆从中滴下，实为“𣎵”的初字。《说文》六：“𣎵，木汁。可以髹物。象形。𣎵如水滴而下。”𣎵乃古漆字。甲骨文、金文均作“十”。战国时期的江陵楚简才有“𣎵”字，作𣎵，像切割树皮后胶汁下滴状。我国先民根据“𣎵”的制作情形，排树枝成“𣎵”形。十作为基数第七位的写法，因而“汉人多假𣎵为七字”（见《说文解字段注》六）。药名“三七”，《本草纲目》言：“叶左三右四，故名。一说本名‘山漆’。”《正字通》：“七，或通作柒、𣎵、漆。”“七”字加“刀”旁成“切”，附加取漆割树皮的手段。“切”与“漆”在意义上也有关联。《礼记·祭义》：“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郑注：“漆漆，读如朋友切切。”《唐韵》七、𣎵俱读亲吉切，清母至部。切读千结切。不但同部，而且同母。【《金文大字典》页一六】

## 二、释百

戴家祥曰：《说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数，十十为一百。百，白也。十百为一贯。相章也。𠂔，古文百。”段玉裁曰：“自白同。白，告白也。此说从白之意。数长于百，可以词言白人也。”按，段释许书从白之义甚辨，而实非也。古文白、伯一字，百从一从白，白亦声，乃形声字。段氏谓“数长于百，可以词言白人”，岂许氏“从一、白”之本旨乎？窃引卜辞、金文以证之。卜辞百作𠂔（《殷虚书契前编》卷三第二十三叶）、𠂔（《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十四叶），金文作𠂔，各以一、白相连而成百。夫世无衡量筹算，人之记数，固以指尔。上古遗言，数止三五而已（略本章炳麟《正义杂义说》）。百千万义，本无专字，其数不过赅括言之。百辟、百礼、百工、百货、百姓俱不能以百泥也。迨后文教开明，始定其数，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其数皆以十进矣。于是加一于白而成百。卜辞二百作𠂔，齐子仲姜铸作𠂔。三百，卜辞作𠂔。五百，𠂔

季子白盘作𠂔。六百，卜辞作𠂔，孟鼎作𠂔。古文本无百字，假白为百。见于卜辞者有𠂔(《殷虚书契前编》卷六第十三叶)，有𠂔(《殷虚书契后编》卷下四十三叶)，孟鼎百作𠂔。白即伯之初文。《礼记·王制》正义引《春秋元命苞》云：“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古书多以伯为百。《孟子》“百里奚”，《韩非子·难言》作“伯里奚”。《史记·秦始皇本纪》“崛起于什伯之中”，贾谊《过秦论》“起于仟佰之中”，《史记索隐》“以为千人百人之长”。《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杨倞注：“或曰白当为百，百人也”。王引之曰：“白与伯同。”《逸周书·武顺解》“四卒成卫曰伯”，是百人为伯也。《唐韵》白读旁陌切，并母鱼部。伯、白俱读博陌切，帮母鱼部。韵同声近。知白、百、伯、佰同声之证也。(《国学论丛》一卷四期《释百——申〈说文〉义》)【《金文大字典》页六三——六四】

### 三、释𡗗

戴家祥曰：孙诒让云：“𡗗𡗗二字，阮释为𡗗攸。程释为亡𡗗。翁、吴亦释𡗗为亡，而𡗗字则与攸、𡗗二形并不类。”(金文“攸勒”字常见，并不如此。)按此当为𡗗字，即《说文》从支，民声之𡗗也。近时新出毛公盾鼎铭云：𡗗天央畏(读为旻天殃威，详下卷毛公鼎释文)，𡗗字作𡗗，与此正同。此民字上半微有剥蚀，遂不可识耳。𡗗与德通(详上卷齐侯𡗗钟)。𡗗读为𡗗，《广雅·释诂》：𡗗，“忧也”。言惠叔之德纯一而不忧也。(《古籀拾遗》卷中第七叶虢叔大林钟)又曰：𡗗，徐读为𡗗是也。按，《说文·心部》：“𡗗，痛也。从心。𡗗声。”《说文·支部》：“𡗗，强也。从支。民声。”此从又者，从支省也。𡗗天，即旻天。《五经异义·古尚书》说：“仁覆𡗗下，则称旻天。”《尔雅·释天》“秋为旻天”，郭注：“旻，犹𡗗也。𡗗万物凋落。”是其证。(《述林》卷七第二叶)按“德纯亡𡗗”为古人成语。师望鼎、大克鼎、𡗗其钟亦作“𡗗屯亡𡗗”。小篆以支表义者，卜辞、金文亦或从又。《说文》：“𡗗，从支，𡗗声。”卜辞作𡗗。《说文》：“敏，从支，每声。”金文作𡗗(大孟鼎)，或作𡗗(师𡗗毁)。吴大澂释毛公鼎𡗗字同𡗗(《说文古籀补》三篇第十叶)，释师望鼎、兮甲盘、大克鼎𡗗字为𡗗(同上第十一叶)，不知𡗗亦𡗗也。《逸周书·谥法解》：“在国遭忧曰𡗗，在国逢难曰𡗗，祸乱方作曰𡗗，使民悲伤曰𡗗”。“亡𡗗”犹卜辞云“亡尤”、“亡灾”，《易》云“无咎”也。同声通

假,愍或为闵。《说文》十二:“闵,吊者在门也。从门。文声。古文作愍。”俗书作悯。《左传·庄公十二年》“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汉书·古今人表》闵作愍。《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立闵公”,《汉书·律历志》闵作愍。《战国策·齐策》齐闵公,《汉书·古今人表》闵作愍。《唐韵》闵、愍、敗俱读眉殒切,明母文部。旻读武巾切。不但同母,而且同部。孙释郢确。徐同柏释埵(《从古堂款识学》卷十第三叶)、容庚敗读如字,训疆(《金文编》卷三),均不可取。【《金文大字典》页三〇一——三〇二】

#### 四、释取

取字金文或作此状。郭沫若释作受,曰:“受字原铭作𠂔、𠂕,与小篆稍异。以文意推之,当是受。《说文》:‘受,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字在此即是付义。”(《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郭说非是,此当为取字。《说文》三:“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馘。’馘者,耳也。”格伯殷作𠂔,象又持丨割耳之形,非受之异。金文皆用作获取之意。【《金文大字典》页三〇五】

#### 五、释封

《说文》十三:“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𡗗,古文封省。𡗘,籀文从𡗗。”《说文》训“爵诸侯之土”,显为后起之义。郭沫若曰:“《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则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此习于今犹存。然其事之起乃远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为族与族间之畛域。封之初字即丰。周金有‘康侯𡗗作宝鼎’,即武王弟康叔封,亦即许书说‘草盛丰’之丰与古文封省之𡗗。如毛公鼎二邦字作𡗗、𡗘,即𡗗、𡗘一之证,即以林木为界之象形,𡗗乃形声字,从土,丰声。从土,即起土界之意矣。以林木为界之事,于散氏盘铭优可征考。”(《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封》)按封本作𡗗、𡗘,初义是植树封疆,加又(或寸)旁作封,



动词之义更加明显。中山王𧔒鼎：“辟启封疆”，封用作本义。封字作𡇗，改从土为从田。土、田义近。古文畺字作疆，就是添加土旁来表示田义的。故封字亦可从田，属形旁更换之例。【《金文大字典》页三〇八】

## 六、释𡇗

戴家祥曰：《说文》三：“𡇗，坚也。从又。臣声。读若铿锵之铿。古文以为贤字。”按许说非是。𡇗为臣之加旁字。臣，牵也。牵读苦坚切，溪母真部。𡇗，读苦闲切，溪母元部。元真韵近。从又，从臣，当即牵引之本字。《左传·哀公十六年》云：“太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许训：“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为臣之道如此而已矣。臣本战俘。《逸周书·作雒解》：“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俘者，伐国取人之谓也。经典亦或称执。《礼记·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执字从𠂔，𠂔声。𠂔义同又。又，手也。𠂔，持也。是知𡇗之从又、从臣，亦犹取字从又、从耳也。取谓讯馘所生获断耳者。盖臣为战败者受牵。𡇗字从又，指胜者俘所得。【《金文大字典》页三一二】

## 七、释人

静安先生曰：“《说文解字·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按殷虚卜辞及古金文皆如此作，籀文承之。许君独言籀文者，前乎史篇者许未见之故也。此字篆文亦用籀文。篆之同于籀者多矣，许皆不著。此独著者，何也？曰：‘以别于儿字之本古文奇字也。’”又下云：“古文大。”又下云：“籀文大。”因篆文有异作，且均为部首字，不能不著其所本也。”（《王静安先生遗书》第十七《史籀篇疏证》）廖廷相云：“案许君义尚隐略。盖下象臂胫，上象俯首，乃鞠躬致敬形也。人非礼不立。鞠躬致敬者，所以明礼。武王之‘火灭修容，慎戒必恭’，周公之‘翼翼如畏’，正考父之‘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皆此意也。《释名》：‘人，仁也。’《中庸》：‘仁者，人也。’二字互训。《左传》言‘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为仁之则。郑注《中庸》谓人‘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问之言。’凡人于宾、祭相存问，必鞠躬致敬，故𠂔字象之，虽籀文、古文当不相远。”（《释人》）

按器铭“人方”，指殷末周初未被征服之某一部落，其地域似在山东、江苏某地。器铭有云：“鬲百人”、“执讯廿又三人”，人字作单位数词解。器铭中称“一人”者，为当时最高统治主。《左传·襄公十三年》：“一人刑善，其宁惟永。”杜预云：“《书·周书·吕刑》曰：‘一人，天子也。’”《礼记大传》：“一人定国。”郑玄注：“一人，谓人君也。”其次为“寡人”。《诗·风·燕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郑笺：“庄姜自称也。”《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皆诸侯对人自谦之称也。其中有云“圣人”者。《易·乾》卦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皆指道德智慧最高境界之人格。又有所谓“文人”者。《书·周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大雅·江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其泛指被统治阶级者曰“民人”、“人民”、“庶民”。《论语·先进》：“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与庶民同义。庶，众也。殷虚卜辞有“呼众”云云。《左传·僖公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又《左传·哀公三年》：“人臣隶圉免。”与人鬲同义，乃战俘奴隶、罪犯奴隶之同义语，为商周王朝社会阶级之最低下者。其称“晋人”、“秦人”、“邑人”、“散人”者，言其人之所隶属关系，犹今之着国籍户籍者。又有着其专业职称者，“车人”、“关人”等，犹言“匠人”、“轮人”、“商人”是也。《唐韵》人读邻切，日母真部。【《金文大字典》页三八三——三八四】

## 八、释千

戴家祥曰：《说文》三《十部》：“千，十百也。从十，从人。”小徐《系传》作：“从十。人声。”按《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古文作𠂔，从口，人声。六国古籀“信籀”皆作𠂔籀。《说文》七《禾部》：“季，谷孰也。从禾。千声。”卜辞作𠂔，金文作𠂔（姑氏簋），作𠂔（散簋）。与卜辞同，皆从人，不从千。八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𠂔，古文仁，从千、心。”（《古文四声韵》十八“真”引同）因疑殷周时代本无千字计数。《唐韵》千读此先切，清母真部。人读

如邻切，日母真部。《诗·鄘风·定之方中》：“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騂牝三千。”《诗·小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人千同韵。卜辞二千作𠂔，三千作𠂕，作𠂖，五千作𠂗，金文三千作𠂘，四千作𠂙，其所计之数均就𠂔字而递加，千之从一𠂔者，犹百之从一白也。以一加𠂔而成千，犹一加白而成百也。千之递加数加画若干以定千之倍，亦犹百之递加数加画若干以定百之倍也。许氏以为从十，失之。（《国学论丛》一卷第四期《释千》）【《金文大字典》页三八六】

## 九、释𠂔

𠂔字从人，从凡，字当释𠂔。凡，古帆字，象张帆形，亦即《说文》十篇之𠂔字。散氏盘凡作𠂔，大丰殷作𠂔，颂殷佩作𠂔，可与𠂔字偏旁佐证。扬子《方言》十：“𠂔、𠂔，轻也。楚凡相轻簿谓之相𠂔，或谓之𠂔也。”同声通假，亦作泛、𠂔。《文选》左思《魏都赋》：“过以泛𠂔之单慧。”刘逵注：“杨雄《方言》言曰：‘泛、𠂔，轻也。’”《玉篇》二十三𠂔读扶形切，并母耕部，又音孚剑切，滂母谈部，《唐韵》𠂔读符俨切，并母谈部。）即其字也。【《金文大字典》页三九六】

## 十、释以

𠂔字从𠂔，从目。𠂔为人字横写，字当释似。《说文》八：“似，象也。从人目声。”《唐韵》似读详里切，邪母之部。目读羊止切，喻母之部。鼎铭“考似”当读“考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敬似强命之。”杜预注：“似音似。”《说文》无似字，而夏禹姓似，似、似性别更旁字也。《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生为似，后生为娣。”又曰：“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似妇。”郑玄注《礼记·内则》云：“娣似犹兄弟也。”同声通假，字亦同弋，又同翼。《唐韵》弋、翼俱读与职切，不但与目同部，而且同母。《左氏》襄公四年《春秋经》“夫人似氏薨”，《公》、《穀》似作弋。《穀梁氏》定公十五年《春秋经》秋七月“弋氏卒”、九月

“辛巳，葬定弋”，《左传》、《公羊传》弋作姒。泝其殷：“皇母惠妣”，妣为弋之表义加旁字，亦即姒之声符更旁字。《集韵》入声二十四“职”寘、戍同字，龔、翼、玃同字。《书·周书·大诰》：“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蔡仲默《尚书集传》谓考翼即父兄，指管、蔡。父为考，兄为姒，故诸从父从母，亦得谓之考弋，或考翼。墙盘铭云“烈祖文考弋”，此鼎铭云“考似”，实一语也。似从目声，故字亦通目。孟铭“似”当读目。“目，用也。”【《金文大字典》页四〇〇】

## 一一、释攴

𠂔字从人从支。《说文》所无。《古文四声韵》上声九·麋“侮”字，《籀韵》作攴。《六书统》云：“籀文侮，从人从支。戏以支击人，与攴字异。”按《说文》：“侮，伤也。从人。每声。”在六书为形声。攴字从人，从支。《说文》：“支，小击也。”在六书为会意。古代实有其字，许氏失收。《唐韵》侮读文甫切，明母鱼部。【《金文大字典》页四一六】

## 一二、释佃

强运开曰：古佃、甸为一字。《说文》：“佃，中也。从人。田声。”《春秋传》曰：“乘中佃。”中佃，一辕车也。《左传·哀公十七年》：“浑良夫乘衷甸两牡。”杜曰：“衷甸，一辕。卿车。”许所据作中甸。又按魏三字石经“侯甸”，古文作佃。皆佃、甸古通之证。（《说文古籀三补》卷八第四叶）按甸、佃并无本质区别。从字形看，隶定为甸更妥帖。金文用作车名，如克钟“易克甸车”。或用作量词，如扬殷：“官鬲晕田甸。”或假作田，如柞钟“鬲五邑甸人事。”【《金文大字典》页四一七】

## 一三、释佺

𠂔字从人从台，字当释佺。《说文》：“佺，痴貌。从人。台声。读若睪。”《管子·侈靡篇》：“佺，美然后有辉。”尹知章注：“佺，深思貌。”按佺、始皆从台